

第八回 癡公子癡的兇認大姐做小姐 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

詞云：

千春萬杵搗玄霜，指望成時，快飲瓊漿。奈何原未具仙腸，祇合青樓索酒嘗。從來買假是真方，莫嫌李苦，慣代桃僵。忙忙識破野鴛鴦，早已風流樂幾場。

〈一剪梅〉

話說袁空因竊聽了江蕊珠小姐之名，便起了不良之心，走來哄騙赫公子道：「我今早在縣前，遇著一個老兒，是江閣老家的家人江信。因他有田在我縣中，叫家人來查納過的錢糧。我問他近日閣老如何，可曾生了公子。那家人道：『我家老爺公子到不曾生，卻生了一位賽公子的小姐，今年十六歲。』我問他生得如何，卻喜得這老兒不藏興，遂將這小姐取名蕊珠，如何標緻，如何有才，這江閣老又如何愛他，又如何擇婿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真是：『說與癡人應解事，不憐人處也憐人。』」

赫公子聽了半晌，忽聽到說是甚麼媚千嬌，又說是甚麼西子神女，又說是甚麼若耶洛浦，早將赫公子說得一如雪獅子向火，酥了半邊，不覺大喜道：「我如今被你將江蕊珠小姐一頓形容，不獨心蕩魂銷，祇怕就要害出相思病來了。你快些去與我致意江老伯，說我赫公子愛他的女兒之極，送過禮去，立刻就要成親了。」袁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原來公子徒然性急，卻不在行。一個親事，豈這等容易？就是一個鄉村小人家的兒女，也少不得要央媒說合，下禮求聘，應允成親。何況公子是公侯之家，他乃太師門第。無論有才，就是無才，也是一個千金小姐，嬌養閨中，豈可造次？被他笑公子自大而輕人了。」

赫公子道：「依你便怎麼說？」袁空道：「依我看來，這頭親事，公子必須央尋一個貴重的媒人去求，方不失大體。我們祇好從旁讚襄而已。公子再不惜小費，我們轉託人在他左近，稱揚公子的好處。等江閣老動念，然後以千金為聘，則無不成之理。」公子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我如今著人去叫紹興府知府莫需去說。你再去相機行事，你道好麼？」袁空道：「若是知府肯去為媒，自然穩妥。」公子連忙叫人寫了一封書，一個名帖，又分付了家人許多言語。

到了次日，家人來到府中，也不等知府陞堂，竟將公子的書帖投進。莫知府看了，即著衙役喚進下書人來分付道：「你回去拜上公子，書中之事，我老爺自然奉命而行。江太師臺閣小姐，既是淑女，公子侯門貴介，又是才郎，年齒又相當，自然可成。祇不知天緣若何，一有好音，即差人回覆公子也。」又賞了來人路費。來人謝賞回家，將知府分付的話說知，公子甚是歡喜不題。

卻說這知府是科甲出身，做人極是小心，今見赫公子要他為媒，心下想道：「一個是現任的公侯，一個是林下的宰相。兩家結親，我在其中撮合，也是一件美事。」因揀了一個黃道吉日，穿了吉服，叫衙役打著執事，出城望筆花墅而來。

不一時到了山中村口，連忙下轎，走到江府門前，對門上人說道：「本府有事，要求見太師老爺。今有叩見的手本，乞煩通報。」門上人見了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拿了手本進來。

此時江章正坐在避暑亭中，忽見家人拿著一個紅手本進來說道：「外面本府莫太爺，要求見老爺，有稟帖在此。」連忙呈上。江章看了，因想道：「我在林下多年，並不與府縣官來往，他為何來此？欲不出見，他又是公祖官，祇說我輕他。況且他是科目出身，做官也還清正，不好推辭。」祇得先著人出去報知，然後自己穿了便服，走到閣老廳上，著人請太爺相見。

知府見請，連忙將冠帶整一整，遂一步步走上廳來。江章在廳中略舉手一拱。莫知府走入廳中，將椅擺在中間，又將衣袖一拂道：「請老太師上坐，容知府叩見。」便要跪將下去，江章連忙扶住說道：「老夫謝事已久，豈敢復蒙老公祖行此過禮，使老夫不安，祇是常禮為妙。」知府再三謙讓，祇得常禮相見。傍坐，茶過，敘了許多寒溫。江章道：「值此暑天，不知老公祖何事責臨？幸乞見教。」莫知府連忙一揖道：「知府承赫公子見託，故敢趨謁老太師。今赫公子乃赫侯之獨子，少年英俊，才堪柱國，諒太師所深知也。今公子年近二十，絲蘿無繫足之緣，中饋乏蘋蘩之託。近聞老太師閨閣藏珠，未登雀選，因欲侍立門牆，以作東床佳婿，故託知府執柯其間，作兩姓之歡，結三生之約。一是助侯賢子，一是鼎鼎名姝，若諧伉儷，洵是一對良緣。不識老太師能允其請否？」

江章道：「學生年近衰髦，止遺弱質。祇因他賦性嬌癡，老夫婦過於溺愛，擇婿一事，未免留心，向來有求者，一無可意之人，往往中止。不意去冬，蜀中雙年兄之子念舊，存問於學生。因見他翩翩佳少，才學淵源，遂與此子定姻久矣。今春雙年嫂有字，催他鄉試，此子已去就試，不久來贅。乞賢太守致意赫公子，別締良緣可也。」莫知府道：「原來老太師東床有婿，知府失言之罪多多矣，望老太師海涵。」連忙一恭請罪。江章笑道：「不知何妨，祇是有勞貴步，心實不安。」說罷，莫知府打躬作別。江章送到階前，一揖道：「恕不遠送了。」莫知府退出，上轎回府，連夜將江閣老之言，寫成書啟，差人回覆赫公子去了。

差人來見公子，將書呈上。公子祇說是一個喜信，遂連忙拆開一看，卻見上面說的，是江章已與雙生有約，乞公子別擇賢門可也。公子看完，勃然大怒，因罵道：「這老匹夫，怎麼這樣顛倒！我一個助侯之子，與你這退時的閣老結親，誰貴誰榮？你既自己退時，就該要攀高附勢，方可安享悠久。怎麼反去結識死過的侍郎之子，豈非失時的偏尋倒運了？他這些說話，無非是看我們武侯人家不在眼內，故此推辭。」

眾幫閒見赫公子惱怒不息，便一齊勸解。袁空因上前說道：「公子不須發怒，從來親事，再沒個一氣說成的。也要三回五轉，託媒人不惜面皮，花言巧語去說，方能成就。我方纔細細想來，江閣老雖然退伍，卻不比得削職之人。況且這個知府，雖然是他公祖官，然見他閣下，必是循規蹈矩，情意未必孚洽。情意既不孚洽，則自不敢為公子十分盡言。聽見江閣老說聲不允，他就不敢開口，便來回覆公子，豈不他的人情就完了。如今公子若看得這頭親事不十分在念，便丟開不必提了。若公子果然真心想念，要得這個美貌佳人，公子也借不得小費，我們也辭不得辛苦。今日不成，明日再去苦求，務必玉成，完了公子這心願。公子意下如何？」

赫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「你們曉得我往日的心性，順我者千金不吝，逆我者半文不與。不瞞你說，我這些時，被你們說出江小姐的許多妙處，不知怎麼樣，就動了虛火，日間好生難過，連夜裏俱夢著與小姐成親。你若果然肯為我出力，撮合成了，我日後感念你不小。況且美人難得，銀錢一如糞土。你要該用之處，祇管來取，我公子決不吝惜。」袁空笑說道：「公子既然真心，前日所許的元寶，先拿些出來，分派眾人，我就好使他們上心去做事。」公子聽了，連忙入內，走進庫房，兩手拿著兩個元寶出來，都擲在地下道：「你們分去，祇要快些上心做事。」袁空與眾幫閒連忙拾起來，說道：「就去，就去！」遂拿著元寶，

眾人俱歡天喜地。袁空道：「你們且莫空歡喜，若要得這注大財，以後凡事須要聽我主張，方纔妥帖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悉聽老兄差遣。」袁空道：「我們今日得了銀子，也是喜事，可同到酒店中去喫三杯，大家商量行事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走入城中，揀一個幽靜的酒館，大家坐下。不一時酒來，大家同飲。袁空說道：「我方纔細想，為今之計，我明日到他近處，細細訪問一番。若果然有人定去，就不必說了；若是無人，我回來叫公子再尋託有勢力的大頭腦去求，祇怕江閣老也辭不得他。」眾人道：「老兄之言，無不切當。」

不一時酒喫完，遂同到銀鋪中，要將銀分開。眾人道：「我們安享而得，祇對半分開，你得了一個，這一個，我們同分吧。」袁空推遜了幾句，也就笑納了，遂各自走開不題。

卻說這蕊珠小姐，自從雙星別後，心中雖是想念，幸喜有了父母的成約，也便安心守候。不期這日，聽見本府莫太爺受了赫公子之託，特來做媒，因暗想道：「幸喜我與雙星訂約，又虧父母親口許了，不然今日怎處？」便歡歡喜喜，在閨中做詩看書不題。

正是：

一家女兒百家求，一個求成各罷休。

誰料不成施毒意，巧將鴉鳥作雌鳩。

卻說袁空果然悄悄走到江家門上，恰好江信在樓下坐著，袁空連忙上前拱手道：「老官兒，可還認得我麼？」江信見了，一時想不起來，道：「不知在何處會過，到有些面善。」袁空笑道：「你前日在我縣中相遇，你就忘了。」江信想了半日道：「可是在石獅子前相見的這位相公麼？」袁空笑道：「正是。」江信道：「相公來此何幹？」袁空道：「我有一個相知在此，不期遇他不著，順便來看看你。」江信道：「相公走得辛苦了，可在此坐坐，我拿茶出來。」袁空道：「茶到不消，你這裏可有個酒店麼？我走得力乏了，要些接力。」江信道：「前面小橋邊亭子上就是個酒店，我做主人請相公罷。」袁空道：「豈有此理？我初到這裏不熟，煩老兄一陪。」原來這江信是個酒徒，聽見喫酒，就有個邀客陪主之意，今見袁空肯請他，便不勝歡喜道：「既是相公不喜喫冷靜杯，小老兒祇得要奉陪了。」

於是二人離了門前，走入酒店，兩人對酌而飲。江信喫了半日，漸有醉意，因停杯問道：「我這人真是懵懂，喫著酒，連相公姓名也不曾請教過。」袁空笑道：「我是上虞縣袁空。」

二人又喫了半晌，袁空便問道：「你家老爺近日如何？」江信道：「我家老爺，在家無非賞花賞月，山水陶情而已。」袁空道：「前日，我聞得赫公子央你府中太爺為媒，求聘你家小姐，這事有的麼？」江信道：「有的，有的。但他來的遲了，我家小姐已許人了。」袁空喫驚問道：「我前日在縣前會你，你說老爺擇婿謹慎，小姐未曾許人。為何隔不多時，就許人了？」江信道：「我也一向不曉得，就是前日太爺來時，見我家老爺回了，我想這侯伯之家結親，也是興頭體面之事，為何回了？我家媽媽說道：‘你還不知道，今年春天，老爺夫人當面親口許了雙公子，今年冬天就來做親了。’我方纔曉得小姐是有人家的了。」

袁空道：「這雙公子，為何你家老爺就肯將小姐許他？」江信使將雙公子少年多才，是小時就繼名與老爺為子的，又細細說了一番，他是兄妹成親的了。袁空聽了，心下冷了一半。坐不得一會兒，還了酒錢起身。江信道：「今日相擾，改日我做東吧。」

袁空別過，一路尋思道：「我在公子面前，誇了許多嘴，祇說江閣老是推辭說謊，誰知果有了女婿。我如今怎好去見公子？倘或發作起來，說我無用，就要將銀子退還他了。」遂一路悶悶不快，祇得先到家中。妻子穆氏與女兒接著，穆氏問道：「你去江閣老家做媒，事情如何了？」袁空祇是搖頭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如今不便就去回覆公子，且躲兩日，打點些說話。再去見他方好。」

這一夜，袁空同著妻子睡到半夜，因想著這件事，便翻來覆去，因對穆氏說道：「我如今現拿著白晃晃的一個元寶，在家放著，如今怎捨得輕輕送出？我如今祇得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到也是件奇事。況眾幫閒俱是得過銀子的，自然要出力幫我，你道如何？」穆氏聽了，也自歡喜道：「祇要做得隱秀，也是妙事。」

袁空再三忖度，見天色已明，隨即起來，喫些點心出門。尋見這幾個分過銀子的幫閒，細細說知道：「江家事，萬難成，今日祇得要將原銀退還公子了。」眾人見說，俱啞口不言。袁空道：「你們不言不語，想是前日的銀子用去了麼？」眾人祇得說道：「不瞞袁兄說，我們的事，你俱曉得的。又不會營運，無非日日祇靠著公子，賺些落些，回去養妻子。前日這些些，拿到家中，不是糶米，就是討當，並還店帳去了。你如今來要，一時如何有得拿出來？」

袁空聽了著急道：「怎麼你們這樣窮？一個銀子到手，就完得這樣快！我的尚原封不動在那裏。如今叫我怎樣去回公子？倘然公子追起原銀，豈不帶累我受氣？受氣還是小事，難道你們又賴得他的？祇怕明日送官送府追比，事也是有的。你們前日不聽見公子說的，逆他者分文不與。我若今日做成了達親事，再要他拿出幾個來，他也是歡喜的。如今叫我怎麼好？」眾人俱不做聲，祇有一個說道：「這宗銀子，公子便殺我們也無用，祇好尋別件事補他罷了。再不然，我們眾人輪流打聽，有好的來說，難道祇有江小姐，是公子中意的？」

袁空道：「你們也不曉得公子的心事。我前日在他面前，說得十分美貌，故他專心要娶，別人決不中意。我如今細想了一個妙法，惟有將計就計，瞞他方妙。祇要你們大家盡心盡力，若是做成，不但前銀不還，後來還要受用不了，還可分些你們用用。你們可肯麼？」眾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此乃絕美之事，不還前銀，且得後利，何樂而不為？你有甚妙法？快些說來，好去行事。」袁空道：「江家親事再不必提了。況且他是個相府堂堂閣老，我與你一介之人，豈可近得正人君子？祇好在這些豪華公子處，齷齪獻笑，甘作下流，鬼混而已。如今江小姐已被雙星聘去，萬無挽回之處。若要一徑對公子說去，不但追銀，還討得許多不快活。將來你我的衣食飯碗還要弄脫。如今惟有瞞他一法，騙他一場，落些銀子，大家去快活罷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若是瞞得他過，騙得他倒，可知好哩。但那裏去尋這江小姐嫁他？」

袁空道：「我如今若在婁子中揀選美貌，假充江小姐嫁去成親，後來畢竟不妥。況且不是原物，就要被他看破。若是弄了他聘禮，瞞著人悄悄買個女子，充著嫁去，自然一時難辨真假，到也罷了。祇是這一宗富貴，白白總承了別人，甚是可惜。我想起來，不如你們那家有令愛的，假充嫁去，豈不神不知鬼不覺的一件妙事。」眾人聽了道：「計策雖好，祇是我們的女兒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就是不大不小，也是拿不出的人物，怎好假充？這個富貴，祇好讓別人罷了。」袁空道：「這就可惜了。」

內中一個說道：「我們雖然沒有，袁兄你是有的，何不就借重令愛吧。」袁空道：「我這女兒，雖然有三分顏色，今年十七歲了，我一向要替他尋個好丈夫，養我過日子的。我如今也祇得沒奈何，要行此計了。」眾人見袁空將女兒去擔塞赫公子，俱歡喜道：「若得令愛嫁了他，我們後來走動，也有內助之人了。祇不知明日怎樣個嫁法，也要他看不破才好。」袁空道：「如今這件事，

我因你們銀子俱花費了，叫我一時設法，故行此苦肉計。如今我去見公子，祇說是江閣老應承，你們在公子面前，多索聘金，我也不願多得，也照前日均分，大家得些何如？」眾人聽了，俱大喜道：「若是如此，袁兄是扶持我們賺錢了。」袁空道：「一個弟兄相與，那裏論得？」眾人又問道：「日後嫁娶，又如何計較？」袁空道：「我如今也打點在此。」因附耳說道：「以後祇消如此這般。」眾人聽了大喜。袁空別過，自去見赫公子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假假承當，真真錯認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